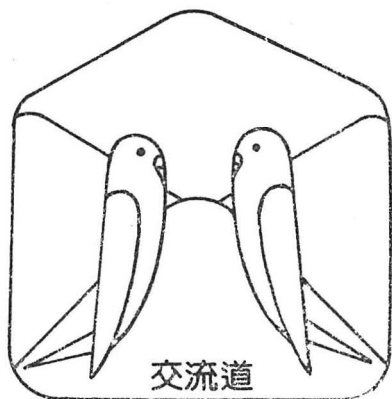


清越的聲音



××兄：

拜讀本期書評書目上的編者絮語，以及陳太先生的「一次自欺欺人的坦白」和岳恒先生的「什麼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二文，我心頭的積悶才算透了一口氣。

當我在報上看到正式發表此事時，當天在給「陽光小集」寫的一篇短文中提到一筆，姑不論他們在公開信中躲躲閃閃，既然稱為「給大陸文藝界的一封信」

開信」，為什麼不在北京或上海發表？為什麼非要出到香港才發表？事實，這種馬後砲作風完全是一種表態，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想要大搖大擺又回臺灣當貴賓，為某些方面逢迎裝扮兩面人。果然不久，看到今年國建會名單上赫然有王靖獻其名，加深我的耽憂，幸虧最後名單上已刪除。

今天又看到中國時報上的楊牧（王靖獻）發表「北方」，大家擦亮眼睛看看，便可明瞭原來造成某些人的自我膨脹以及輿論的視聽混淆，是有些人在刻意烘托。

在滔滔聲中，從貴刊上能讀到一些清越的聲音，真有清痰化氣之功。特此致意！

又，李敏勇本期的文章言簡意賅，一針見血，實在不錯。

祝

編安

弟李魁賢敬上

七月六日

嚴重失職的可能

編者先生：

貴刊九十八期的「特別話題」刊登了兩篇文章，針對七位美籍華人作家訪問中共後發表的「公開信」、以及毛鑄倫先生評該信的「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一文，提出嚴重的責難，蔚為貴刊當期最惹目的主題。

我大抵同意那是一封立場軟弱的信，陳太先生說「這是一封設想遇到的公開信，因為它對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朋友、讀者，甚至自由中國的政府有所交待，而……內容，也不會得罪中共」，確有見地。但陳太、岳恒兩位先生的文字太訴諸情感了，未免缺乏對七位美籍華人作家立場的了解；而以臺灣此地的政治觀點，強求於海外人士的一致膺從，不見得合乎國際事務的實際。

其中，岳恒先生對毛鑄倫評文的指責，我更以為「矛頭偏了」。仔細觀察毛文的論點，大體上對七位作家充滿了反諷的批評；毛文文末表示「美籍華人或許應該自覺到，他們不是旁觀、消極、謙恭的建議者，他們有義務介入中國文藝的前途，他們必須站在廣大的中國人民與民間作家的一邊，向一切政治桎梏和迫害積極對抗，只有如此才能無愧於作家之職，……」

這就是中國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這個看法，事實上已直指七位作家「旁觀、消極」，不能與大陸人民同站一線對抗迫害者，有愧作家之職。岳恒先生抓住毛文的標題，未細究全文脈絡（context），橫加批判，不免冤枉了他人。

毛鑄倫先生的「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一文，對「公開信」的批評不可謂不重，與岳恒先生的基本立場並無不合，但岳君卻指出毛文中幾個他「不能忍耐」的觀點。其實，岳君如果「忍耐一點」，當可發現他所引的文字只是文氣的一半；例如岳君引「文藝作家的責任，尤其美籍的文藝作家的責任，是空前地偉大的，因此也是無可取代讓售的」，以為「不能忍耐」；然而毛文的下半句是「他們的工作是救治中國人的現在、營養中國人的明天，有什麼必要去顧忌或委屈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全句的意思應是，美籍華人作家當前的責任很大，但七位作家却「顧忌」且「委曲」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如果細讀毛君原文，岳恒先生不至於如此「委屈、悲哀、憤怒、而且寒心」了吧。

岳恒先生倉促的、激動的批評文字，令我警覺到

批評者對文字的閱讀、對文脈的把握、對意義的參考體系，都有不可輕忽之責；批評者是難爲的，因爲文字的溝通潛藏無數誤解的陷阱；批評者更是任重道遠的，因爲社會需要理性而清晰的腦筋之指導。岳君把毛文的「春秋褒貶之義」誤認爲「曲護」，正可做爲「溝通陷阱」之範例，而讓批評者加倍自覺警惕！

貴刊編者一方面未察岳恒先生的「失誤」，一方面又於「編者絮語」中據以指責毛文「有嚴重混淆視聽的可能」，在我看來，編者也有「嚴重失職的可能」。我深知批評、編輯工作俱極難爲，絕無苛責的意思；鑑於貴刊一向認真求事實、仔細辨是非的努力精神，不敢不傾盡忠言，以示支持之忱。

讀者詹宏志拜上

七月六日中和市

拒讀抗議

編輯先生：

我以拒絕九十九期以後的書評書目做爲對九十八期書評書目的嚴重抗議。個人以爲九十八期中岳恒先生的「評『評給大陸文藝界的一封公開信』」及陳恒

嘉先生編者絮語中的「嚴重的視聽混淆」其中輕率兼輕浮的態度，根本已經不配在冠以「書評書目」爲名的雜誌中出現，亦可說侮辱了這份刊物刊名。

毛鑄倫先生以沉痛無比的心情對海外七位美籍華人作家做了最深刻嚴厲的批判，所謂文尾「文藝作家之不朽盛事」乃一最嚴厲之反諷。如果稍對該文作者毛鑄倫之思想背景有認識者，當知其爲一「土派民族主義者」。其對於中國人的命運掌握在中國土地之人民，以及對中國及中國人之前途早有系統之反省。毛文中真正的含義在：此時此刻海外具有超然地位的文藝界人士，迫在眉睫該做的，正是立刻要求中共「釋放所有大陸被迫害文藝作家」，進而「放棄共產主義」，而絕非隔岸觀火式，那樣地提出一條條不着邊際不傷筋骨的「建議」。毛文的批判有如一把鋒利的刀，或許白刀子進，並沒有紅刀子出，可是刀刀中其要害，却是無庸置疑的。

說它「曲意呵護」，「猶抱琵琶半遮面」，則是犯了把同志當成敵人的錯誤，太教人啼笑皆非了。文章都沒讀通讀懂，就下筆洋洋數千言寫評語，這才是真正的「大而無當，率爾操筆」（借岳先生語

（抱歉，我無法忍受這樣輕率（如果真是無意，尚只是輕率，若是有意，更不可原諒）的雜誌，九十九期以後敬請停寄！希望公開此信。敬祝

編安

韓韓敬叩

七月五日凌晨

校對加油

陳先生：

拙作承蒙刊登，敬謝！

比較了貴刊新企劃之後的這三期，我以為最大的毛病乃發生在校對。如：

岳恒的「評『給大陸文藝界的一對（封）信』」。

華霞菱的「我拔三（了）棵樹」。

另拙文「誰在耕耘『青少年文學』」竟誤植為『兒童讀物』，這可錯得叫我笑不出來！

新闢「藝文走廊」是個好專欄，宜益求深入詳實，且正反兩面的報導務必力求均衡，有鼓勵也有戒惕，不偏不倚始能確立貴刊的權威形象。

「書市走馬」因係過渡性質，不過敢於苛求。說明中已告白「未能將專業及套書」收入統計，其實各

類雜誌的市場行情也付闕如的。

「品書嘉集」融學者、作家、讀者於一堂的討論會，不僅能拓展文化界的視野，亦必能引導對某些問題的沈思與關心。這將會獲得肯定的意義與評價，期待你們能再接再勵。

兩報副刊的百萬徵文，在此地文學界惹來的後遺症，已隨着時間的拖長，愈益顯露其難於復原的病癥！在高額獎金的吸引下，作家們（特別是亟欲一舉成名的新生代們）竟甘於主動捨棄創作自由的權利，無視於作家在人類歷史中所擔當的工作責任，而遺忘了文學何以是文學，以致墮落了辨認真理與謊言的自主能力，這不可悲麼？

商震道出了有心人的共同心願，每一個關心文學前途與命運的文學工作者都應該站出來同聲支持他先見的呼籲。

談到七位「美籍作家」發表的那封公開信。我和朋友們原只拿來當笑柄嘲弄的。對於這類享有豁免特權可以任意來去的「貴賓」，其立場不明的言語行為，我們早已見怪不怪忍受慣了，為此再多加置評反倒抬舉了這宗「不朽盛事」以及彼等始獨有的「空前偉

大的責任」。

看得出你們求變求新求更完美的努力與用心。做爲引頸翹望於貴刊更臻善境的讀者，除了必須及時表示私人的關切與敬意之外，也應勇於提出異同之見，在共勉中以期於不斷突破革新的參考。

順祝

編安！

呂昱拜上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

照片慘不忍睹

陳主編：

「書評書目」越來越有看頭了，非常恭喜，而且貴刊勇於言人所不敢言，不怕得罪人的公正態度，值得喝采。爲使「書評書目」更好，我願提出幾點淺見，供您參考。

一、七月號（九十八期）的「書市走馬」，籠統的列出了文藝與非文藝各十本銷得「最」好的書單。統計暢銷書誠然是件有意義的事情，貴刊若能就暢銷書單，延請專人加以批評，看暢銷書本身是不是真的好？好在那裏？這樣，對廣大的讀者不啻是一大福音。然而目前這兩份從「行情」到「排行」的過渡的書單，其正確性實在值得懷疑。「書市走馬」的說明已

指出，這只是根據臺北市一地的採訪結果以及所謂的批書情報。若採訪範圍只限臺北市，題目宜改爲「北市書場走馬」較妥。可是我們不知道，貴刊是否採訪了全臺北市的書店、出版社？普遍性如何？所謂的批書情報是否保證可靠？當然貴刊已表示，「依照我們目前的能力，我們暫且只能做到這裏」，儘管還是會繼續努力，力求準確、完備，可是目前若做得不甚可靠，已經誤導了讀者，豈非適得其反？那麼「書市走馬」就有重新全盤考慮的必要了。

二、「科幻小說的新天地」（品書嘉集），配合座談會紀錄一併發表的照片，效果差勁，慘不忍睹，若圖片處理不能達到清晰的起碼要求，免了也罷！

三、錯別字像落葉一樣，誰也無法保證掃乾淨，可是錯別字實在太刺眼了，希望「書評書目」的校對工作能做得更澈底，這也是好書好雜誌的基本條件。

只要貴刊持之以恆，繼續往前衝，「書評書目」必能如「編者絮語」所說的，在出版界建立其應有的權威與地位，而且我也深信，「書評書目」已在廣大讀者心目中，贏得權威的地位了。

祝

讀者歐宗智敬上

七十年七月六日